

撫召一度會議親至前線指揮
攻宜黃匪全被擊破凱旋回省

[illegible]

令各河務局及縣長負責進行

[illegible]

(一) 中國歷代農工痛苦時歌集

買荒謠 清宋紫貴
 報荒荒，買荒荒，如雪五尺六尺強。不聞
 雪覆荒，非荒田亦荒田！
 青銅鏡，非荒田亦荒田！
 夫荒荒，官不理，農夫悲憤人真！
 四百青銅鏡，報荒荒那得荒田？
 報荒荒上飯，夫典身上換，持鏡報官前日
 荒。權租下鄉今日割！敵報四百青銅鏡。
 王荒田仍復非荒田！

探薪行 清邱玉五
 東郊四山毛髮披，岡頭橡橡抽樹皮。朝把
 生柴夕不暇，可憐落葉落荒田！長官部曲
 從部運，上山下山來傍路；豐收院月難相
 仲，白茅市魚能上碗。村婦行廚無等款，
 布裙懸在無暇畔；膝下伏睡不覺累，山前

港發生炸彈案 擲彈者重傷
 【本報十四日香港專電】十三
 日晚八時四十分，一德籍海關界
 發生炸彈案，一德籍海關界，并
 傷一小童。

李清泉表示決
 興築漳龍鐵路
 興築亦非徒集資開辦
 【廣州訊】閩省李省長派閩
 後以本省建設事業之進行，首
 須利便閩省交通，及開闢漳龍
 岩鐵路，故漳龍路之開築，當

第十五回

樂器唯唯的應着，果然退了出去。窮男這才把門打開，望一望窗外的景色。只見天上沒有星，沒有月，一片烏蒼蒼的。街上的電燈，在風裏搖着，晶片的光，彷彿在顫抖。街邊的小店，大半已打烊了；只有那一家小烟店，還是開着。窮男望到這裏，忽然聽見一個大影，移上那小烟店屋頂的玻璃上，心兒不禁忽地跳動那影子，忙把自己身子，向窗內一躲。但却又聽見那影子一瞥而過。接着，激越的笛聲，打從那個影子裏爆發出來。窮男知道，這是陳力弄的笛，便站住靜靜地聽着。聽了一回，又知道並不是他相識的那個陳力弄，却是同司意揚揚自己提起過的彭和蘭陳夜雨，却是一同司意揚揚自己提起過的彭和蘭陳夜雨，因不禁自語道：「這個男男我很響熟，連法國的曲子，他也知道。」說着，又聽得陳力的笛，吹起地方在惠陽家裏所彈過的那曲子，實在使窮男更覺喝采。最後，陳力又奏

這一支曲邊，浸在

世之慨，竟又傷被觸動了。她覺到眼前的景象，漸漸糊塗生茫起來。笛子的聲調，越轉越悲涼，弱弱的心兒越感越悽傷。她是再忍受不住了，淚珠就斷斷的落下來了，不覺把衣襟濕了一大片。

一會兒，那笛聲戛然而止。但在那大氣之中，還留著不絕如縷的餘韻。朝風從園林外吹來，簫蕭地一陣，使僅得和意大利石肖像，泣得和印度洋鼓人一般的弱弱，更感到異樣寂寞，彷彿變成荒涼間的孤魂。再望那對面小烟館的三層閣，已變了一片漆黑。她立到街進商內，如同中了傷一般，將窗門碰的一聲打上了；然後倒在床上，竟抽抽咽咽的哭起來。哭了一陣，覺得頭昏舌沈沈便睡去了。等到她醒時，銀姐已站在她的跟前，銀姐也並不說什麼，只道：「好小姐，時候已是早了，請脫了外衣睡吧。」弱弱不作一聲，果然脫了衣，蓋了鴨絨的被。

哭笑皆非的時代

據報載，在日本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傀儡國滿洲國，用調查戶口的名義，強迫所有的中國人充當「滿洲人」，但結果依然有一個在美國總領事館做顧問的中國人，用很強硬的口吻答道：「我們不是『滿洲人』，永遠是中國人！」

我們有了這段的新聞，一方是想笑，又一方是痛。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傀儡，能用所有威脅或利誘，終不能使在中國鐵蹄下的中國人都變成所謂「滿洲人」，這是多麼可喜的消息！我們豈不該歡

徐曾聚

隔一江之水的金陵還沒有流行到這像樣的古
 似乎，時髦的服裝便不能同日而語，真的，
 我沒有看見一位如花如玉的時髦的小姐，雖
 是以誘人的也有。我想，這該是可貴的地方
 那許多妖妖怪怪的，來自都市，服飾不華貴，
 我們這一行，來自鄉村，服飾雖不華貴，
 有一種土氣。五輛車子直駛進縣府大堂，許
 多宰相備朝，以為是貴客來了。——又誰知？
 些光蛋啊！

(五)後花園盤桓

走進縣府大院，陳縣長他們正在吃中飯，他嘗
 便趕緊走出來。套一句老話，我們不管是否已
 大家都「相見如故」。坐着，喝了杯茶，

亦斐……

想回到田野去換換呼吸，當着鄉村間的風吹來，調劑他們的感覺。於是，正果的春天中，踏畫了輓轡，吳淞，寶山，各處上的巖跡，甚而赴蘇州、杭州……各名勝的遠客，相攜其各有不同的春光。

昨天，我輕信春之去，是失落了我的雙輪，失落了一年來的生涯，「一半的心計在於春，而勞動者的我們，在春去之後，似乎還沒有閒了。」

都市裏的公子，小姐們，因為住夠了洋房大屋，看夠了電影銀幕，偶而也想到田野去換換呼吸，當着鄉村間的風吹來，調劑他們的感覺。於是，正果的春天中，踏畫了輓轡，吳淞，寶山，各處上的巖跡，甚而赴蘇州、杭州……各名勝的遠客，相携其各有不同的春光。

昨天，我輕信春之去，是失落了我的雙輪，失落了一年來的生涯，「一半的心計在於春，而勞動者的我們，在春去之後，似乎還沒有閒了。」

▲……石炭王……▼
(一) 炳哥睡在

初夏的晚上，已睡在床上的燈光，映出他那豐腴的淚痕；兩手合在胸際。二嫂拿了一瓶燒酒，坐在床上，替碧哥擦腰上，背上，臂上不往地掖着。當時我看了他的樣子，不由伏到酸醋的一陣，心裏好像「哥哥，我不是對不來的人。」

她們的，爲了在農村裏忙苦了半年，還不夠兩季的布衣飯飯，只得向都市裏賣，聽說，上海有了黃金，白米飯喫到了米饅頭，因此，她們以爲到都市去白米飯就有喫的。

可憐，她們離開了白髮的長者，捨下了神瞞的長子，

說來話長。是「良善對」

「就是說，他總有一天打死炳哥。」
「這孩子原不好，我和二伯母說過他很多呀！」滿堂說。
「這難性，沒有老婆的人！」盛秋嫂說。
全房的人，七嘴八舌，據最後結論，炳哥今天被殺，是他在吃過晚飯去親良善嫂，在房裏被鮑丈捉着的。

濱之遊，柳繆也附議，顯然受了神經上的刺激，已懸掛

非顯，然而出發前，
了。
，太陽已西斜，在樓
的遺跡中，兜了個四週
阿旺，便同時開兩脚車
石堤，好像龍脊上的騎
短塔，昂昂然豎立在有
的風味，尤其可受部的
，影天真恬靜的小學生，
實行其赤足之參觀。

這樣接不住醉人的氣候，我相信我們同
伴者的靈魂，更少有一魂二魄會出外。
這時候的老楊，轉上了興奮的熱情，
有時會口做着嗚呼的哀音，和辛辛的
羊叫，……阿趙和輝的勇敢十倍，提
其沙色大眼，也向沙灘上前進；郭汪領
自己，誰沒有衝進沙灘上，但也有想離
足海濱的神情。

斜陽向西山逝去，皓月益顯得她的
美麗，處處都使我們迷醉，這時江邊的
四週，全都映成了美質的仙境，沐浴江
心的外國軍艦，忽而高吹着號，把麗

▲……雄風……▼

所以這般拘束；她們因這般拘束，生活箝制着她，不敢動彈，每個的面孔，都找不到半點愉快的分。

尤其是上海市中心區，弄頭店特別多，農村經濟的破產，擠出這一般不帶男人種田的有夫之婦。

[illegible]